午后的勘家大院，静得只剩下阳光流淌过窗棂的声音。作为家族里年纪偏小的“试金石”，此刻却有些无精打采。偌大的宅邸里，其他人各有忙碌，他已经好些天没见到馆长了。那个总是带着温和笑意，会耐心辅导他功课，眉眼间沉淀着岁月静好般的辉锑矿，最近似乎忙得脚不沾地，连人影都难捕捉。宅邸空荡荡的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那份被忽略的寂寞，在安静的午后无声蔓延。

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试金石惊喜地抬头，眼中瞬间点亮了光彩：“馆长？”

逆光中，一个修长的身影走了进来，面容在光线中逐渐清晰——那张脸，确实与辉锑矿有着八九分的相似，同样俊朗的轮廓，同样深邃的眼眸。但试金石很快就辨认出来，这不是馆长。眼神不对。馆长的眼神是温和包容的，如同沉淀了岁月的暖玉；而眼前这双眼睛里，却闪烁着一种锐利而玩味的侵略性，像是未经打磨的、闪烁着寒光的金属棱角——是陨星，刚来不久的愚人金，带着与生俱来的危险与不羁。试金石眼中刚亮起的光彩迅速黯淡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。他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，手指悄悄攥紧了衣角。

“认出来了？”陨星挑眉，似乎有些意外，随即又了然。他走近，很自然地伸手，揉了揉试金石柔软的发顶。动作看似亲昵，指尖却带着一种评估器物般的、若有似无的狎昵。“小家伙眼神不错。”

“陨星哥哥。”试金石老实地唤道，心里那点因为认错人而产生的细微紧张，在对“同为愚人金一部分”的天然信任下，很快消散了。都是“自家人”，不会对他怎么样的。

“都出去了？”陨星环顾空旷的四周，语气随意。

“嗯，”试金石点头，“就我一个。”

“一个人多无聊。”陨星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蛊惑人心的魔力，心底却在冷嗤：辉锑矿那个道貌岸然的家伙，就把这么个不设防、眼神干净得像雏鸟似的小东西独自扔在这里？真是……浪费。他看着试金石白皙的脖颈，纤细的仿佛一折就断的手腕，一股混合着破坏欲与强烈占有欲的念头猛地窜起。“跟我去我那儿吧？”陨星的声音放得更低，带着诱哄，“我那里有不少辉锑矿没空带你见识的新玩意儿，总比一个人对着作业发呆强。”

他的话语充满了诱惑，试金石几乎没怎么犹豫，就被那点对“新奇玩意儿”的好奇和潜意识里对这张脸的亲近感说服了，乖乖地跟着陨星离开了勘家。

陨星的居所与辉锑矿那里整洁、充满书卷气的环境截然不同。这里光线幽暗，陈列着许多奇形怪状、闪烁着幽暗光泽的矿物标本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冷冽的、如同硝石混合着铁锈般的气息，隐隐透着不安。

陨星并没有立刻展示什么“玩意儿”，而是递给他一杯色泽瑰丽、口感奇特的甜饮。试金石起初还有些犹豫，但在陨星“尝尝看，是外面带来的稀有果汁”的诱哄下，还是小口小口地喝了下去。饮料味道确实独特，带着一股异域的甜香。然而不久后，他便觉得头脑有些昏沉，身体却泛起陌生的暖意，像是被放在温火上慢慢炙烤，连视线都变得朦胧而依赖，不自觉地追寻着房间里唯一的身影——那张酷似馆长的脸。一种软绵绵的无力感蔓延开来，让他想要靠近热源。

“不舒服吗？”陨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靠得极近，呼吸几乎拂过他的耳廓。

试金石下意识地摇头，想说自己没事，身体却软得使不上力，几乎是主动地跌进了对方早已准备好的怀抱。陨星的手臂结实有力，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，箍住他纤细的腰肢，半扶半抱地将他带向了里间更加私密幽暗的卧室。

被放倒在柔软却陌生的床铺上时，试金石才后知后觉地感到一丝源自本能的恐慌。但身体里的那股暖流已经变成了难以言喻的躁动，蚕食着他的力气和理智，让他如同溺水者，只能攀附眼前唯一的浮木。

“馆长……”他无助地呢喃，像寻求庇护的幼兽，将最脆弱的部分展露。

陨星的动作几不可察地一顿，眼底掠过一丝被冒犯的阴鸷，但很快被更浓的、近乎残忍的兴味所覆盖。他俯身，开始慢条斯理地解试金石的衣扣。他的触摸并不温柔，甚至带着点刻意为之的粗暴，指腹带着常年接触矿物留下的薄茧，每一次擦过试金石细嫩敏感的皮肤，都能引起一阵阵无法控制的细微颤栗。

衣物被一件件剥离，微凉的空气接触到发热的皮肤，试金石下意识地想要蜷缩保护自己，却被陨星更强硬地打开、展平。陌生的情潮在体内翻涌，快感如同细小的电流，在陨星带着技巧的、却毫无怜惜的抚弄下堆积。他像一张纯粹的白纸，对即将到来的风暴一无所知，只能被动地承受着身体被点燃的陌生感觉。

当最后的屏障被褪去，微凉的空气触及最隐秘的肌肤时，试金石浑身一颤，发出了一声小动物般的呜咽。陨星居高临下地欣赏着这具青涩而漂亮的身体，因为药效和陌生的爱抚泛着诱人的粉色，微微颤抖着，全然敞开的姿态充满了无声的邀请。

“别怕，”陨星的声音低沉沙哑，带着蛊惑，然而他的动作却与安抚背道而驰。他分开试金石的双腿，指尖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，探向那从未被人造访过的隐秘之处。试金石猛地绷紧了身体，陌生的异物感让他惊慌失措，想要合拢双腿，却被陨星的膝盖强势地顶住。

“放松……”陨星命令道，指尖带着某种凉滑的膏体，开始了缓慢而坚定的开拓。试金石疼得蹙起了眉，细密的汗珠从额角渗出，呜咽声被堵在喉咙里。陨星耐心得近乎残酷，他看着身下的人因为他的动作而战栗、喘息，那双清澈的眼睛蒙上水汽，充满了迷茫与无助，这极大地取悦了他。

当陨星认为准备足够，抽回手指，取而代之的是自身滚烫的欲望顶端抵上那羞涩入口时，试金石终于意识到了即将发生什么。他恐惧地摇头，身体下意识地向后缩去。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

然而，抗议是无效的。陨星腰身一沉，以一种缓慢却坚决无比的力道，强行闯入了那紧致湿热的深处。

“啊——！”撕裂般的剧痛让试金石尖叫出声，泪水瞬间涌出。他像一只被钉在标本板上的蝴蝶，脆弱而无助地颤抖着。陨星停顿了片刻，并非出于怜惜，而是为了享受那极致紧窒的包裹和内部剧烈的收缩。他俯下身，舔去试金石眼角的泪水，动作带着一种亵渎般的亲昵。

“疼……”试金石啜泣着，手指无力地抓着身下的床单。

“一会儿就好了。”陨星的声音带着情欲的沙哑，他开始动了起来，最初的缓慢很快被越来越快的节奏取代。剧痛逐渐被一种陌生的、磨人的快感所取代，如同潮水般一波波冲击着试金石的神经。他被那从未经历过的、混合着刺痛与极致欢愉的感觉彻底淹没，意识模糊，只能遵循身体最原始的反应，发出了破碎的、源于本能的呜咽与短促尖叫，完全不懂得如何迎合，如何呻吟，如同最原始的祭品。

“连怎么叫床都不会吗？”陨星看着身下因为极致刺激而微微抽搐，却只是咬着唇发出压抑闷哼的试金石，低笑出声，动作愈发狠厉沉重，每一次撞击都直抵最深处的花心。辉锑矿果然把他保护得如同白纸，这纯净的懵懂反而激起了陨星更强的、想要彻底弄脏他、让他为自己而绽放的征服欲。

在情潮最汹涌，几乎要淹没所有感知的时刻，试金石紧闭着眼，睫毛被泪水沾湿，破碎地呜咽着：“呜…馆长……慢、慢一点……受、受不了……”他完全沉溺在身体被赋予的、既痛苦又极乐的陌生体验中，混淆了施加者的身份，只本能地呼唤着潜意识中最依赖、最信任的那个名字。

就在试金石被一波强过一波的快感推向临界点，视线迷蒙，意识涣散，前端颤抖着即将释放的瞬间——

陨星却猛地捏住了他的下巴，力道之大迫使试金石睁开了盈满水汽的眼睛，被迫直视身上之人。他的动作并未停止，反而就着这个紧密相连的姿势，将试金石抱得更紧，让他半坐在自己身上，陷入更深的、几乎令人窒息的桎梏。

“看清楚……宝贝……”陨星的声音低沉而危险，如同淬了毒的蜜糖，与他身下火热的进犯形成残酷的对比。他腰身重重一顶，碾过最敏感的那一点，逼出试金石又一声失控的、带着哭腔的尖叫。“现在操着你、让你这么快乐的人，是谁？嗯？”

试金石被顶弄得语不成调，只能发出破碎的呻吟，眼神涣散无法聚焦。

陨星却不允许他逃避，他托着试金石的臀瓣，开始由下而上地、持续地撞击那一点，每一次都又深又重，像是要将他灵魂都撞出体外。“看着我……告诉我，我是谁？”他俯身，啃咬着试金石通红的耳垂，火热的呼吸烫进他的耳膜，“记住这张脸，记住这双眼睛，记住现在艹你的是谁……”

他的动作越来越快，如同疾风骤雨，不给任何喘息之机。语言和身体的双重灌输，如同最深刻的烙印，一下下凿刻在试金石混沌的意识里。快感累积到了顶点，试金石的身体绷紧得像一张拉满的弓，脚趾蜷缩，前端渗出更多的液体，却因为陨星的控制无法释放。

“呜……陨……星……”在又一次被推向巅峰的极致时刻，试金石绷紧了身体，前端释放的同时，喉咙里终于溢出了那个被强行刻入的名字，虽然模糊，却清晰地落入了陨星的耳中。伴随着这个名字的出口，他的身体内部也剧烈地收缩起来，如同最热情的回应。

“乖。”陨星满意地喟叹，在他高潮的极致紧缩中，闷哼着释放了自己，灼热的液体深深灌入，烫得试金石又是一阵剧烈的、细微的抽搐，仿佛连灵魂都被打上了标记。

然而，陨星的掠夺并未结束。就在试金石沉浸在高潮余韵中，身体敏感得一碰就抖的时候，陨星却猛地将他翻转过去，让他跪趴在床上，从后方再次进入了他。

“啊——！”突如其来的侵入让试金石惊叫出声，这个姿势进入得更深，几乎要顶穿他的胃袋。他无力地趴伏着，臀部却被陨星牢牢掌控着，承受着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撞击。凌乱的黑发黏在汗湿的额角和颊边，白皙的背脊在昏暗的光线下起伏，布满了情欲的痕迹。陨星的手紧紧箍住他的腰，另一只手则绕到前面，或轻或重地揉捏把玩着他前端尚未完全疲软的部位，迫使他在持续的、近乎残酷的侵犯中，再次燃起情欲的火苗。

“看来……光是记住名字还不够……”陨星在他身后喘息着，动作愈发狂野，“得让你身体……也彻底记住……谁才是你的主人……”

这一次的纠缠更加漫长，试金石几乎失去了时间的概念，只能在陨星带来的、混合着痛苦与极致欢愉的浪潮中沉浮，意识彻底涣散，只剩下身体本能的反应和耳边那个恶魔般的低语。

一切最终归于平静，只剩下粗重交错的喘息，以及空气中弥漫的、浓郁的情欲和硝石气息。

陨星退出时，试金石像被彻底玩坏的人偶般瘫软在凌乱的床铺上，眼神迷离，身体深处还残留着被充满的触感和滚烫的温度，以及那股属于陨星的、与辉锑矿截然不同的、带着毁灭与占有意味的气息，仿佛已经渗透了他的每一个细胞，每一寸骨髓。

陨星并没有立刻离开，他侧躺着，支着头，好整以暇地欣赏着试金石失神的模样。手指轻轻拂过他汗湿的额发，滑过他布满泪痕和红潮的脸颊，最后，带着某种宣告所有权的意味，停留在那微微红肿、仍在轻轻颤抖的唇瓣上。

“看来，辉锑矿把你保护得太好了，连最基本的……都忘了教你。”他的语气带着事后的慵懒沙哑，以及一丝毫不掩饰的、浓郁到化不开的占有欲，“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”他俯身，在试金石光洁的额头上印下一个近乎温柔的吻，但说出的语却令人心惊，“我会亲自、一点一点地，把你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……都教到会为止。让你以后……只要感受到快感，就只能想起我的名字，我的脸，我的触碰。”

他的指尖顺着试金石脆弱的脖颈向下，划过锁骨，最终停留在那依旧残留着痕迹的腰侧，轻轻摩挲。

“睡吧，宝贝……”